



血色关东

王彪
著

国土在沦陷！百姓在哭泣！

白山、黑水，养育了关东儿女，
泪水、鲜血，染红了关东大地。

下册

王彪
著

血色 天空

下册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血色关东 / 王彪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-7-5104-2220-1

I. ①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4723号

血色关东 (上、下)

作 者: 王 彪

责任编辑: 陈 琼 薛 飞

装帧设计: 唐晓林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700千字 印张: 38

版 次: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2220-1

定 价: 49.8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血色关东
【下册】

目 录



王彪 著

C O N T E N T S

第二十一章	279
北山庙会事件很快传遍了整个满军，效果有两种，一是使得满军士兵更加仇视日本人，二是更多的满军士兵，从此后，见到日本人更加噤若寒蝉。	
第二十二章	292
郑永清离家四年又回来，她跨进既熟悉又陌生的大院，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，想象中的大院，处处欢声笑语。	
第二十三章	306
马明堂回来，娘欢喜得不得了，拉着老儿子的手不放开，欢喜过后，免不了想起大儿子，免不了又要掉泪。	
第二十四章	323
吉林市周边，在冯占海、马明金所部撤走后，成建制的抵抗部队少了，但零星的抗日武装，犹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。	
第二十五章	344
对于经久耐寒，饱饮风霜的关东人来说，自然界的變化算不得什么，最让人挥之不去的是心中的寒意。	
第二十六章	358
明金娘把郑心清拉到身边座位，不住地给郑心清夹菜，她早就把郑心清当成儿媳，不过，没像往常，见了面就提婚嫁的事儿。	
第二十七章	374
冬季来到，老三团稍稍得到喘息，因为大雪封山，敌人不敢贸然挺进。老三团因为没有后勤保障，没有粮食，缺少药，也陷入困境。	

第二十八章 390

常大杠子艰难地抬起头，冻得黑紫的脸膛，浮现出笑容，不是对生的渴望，而是盼望着义勇军消灭这些可恶至极的日本人。

第二十九章 402

马明金把头扭向一边，自走上抗日之路，血与火，生与死的战斗，经历无数，静下来时候，他曾考虑过，如何面对死亡。

第三十章 415

遍体鳞伤的马明金被捆绑在刑椅上，一动不动，奄奄一息，只是那双喷着怒火的眼睛，表明他还坚强地活着。

第三十一章 426

郑永清无话可说了，也知道再说下去，只会自取其辱。他是一个受日本人制约的满军军官，说白了就是变相的奴才，奴才跟主子欲讨个公道，可能吗？

第三十二章 440

三丫子嘴却紧闭着，面色还是那么红润，衣服是精心挑选的，崭新鲜亮，只是不知道她的灵魂，能否如她夜里对马明满说出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我想回刺沟！”

第三十三章 451

老汉的鞭子飞扬起来，在空中耍个漂亮蛇舞，随即凌厉落下，就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那日本兵的脸上被抽得皮开肉绽。

第三十四章 467

郑心清的日本哥哥，酒井的儿子次郎，一如既往地来郑家，只是次数稍少一些，但两人感情似乎与日俱增。

第三十五章 483

马万川回到荒凉的家中，呆然地坐在空荡荡屋子里，倒不是整个人精神垮了，而是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凉。

第三十六章 497

温情的呼唤，把徐兰香叫醒了，也就是这铭刻在心灵深处熟悉声音，使徐兰香意识到，她确实来到恋人身边，她笑了，凄美而又惨然地笑了。

第三十七章 512

李子安锋利的牙齿狠狠一咬，就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宪兵的手指被齐整整断成两截，宪兵疼得跳起来，甩着手，李子安吐出宪兵的断指，满嘴都是血，还不住地大喊。

第三十八章 523

马明金提着一挺机关枪，护兵牺牲了，他把活下来的四个士兵叫到自己跟前，清点过弹药，相互对视着，在这种时刻，语言是多余的，他们都十分清楚，生命的终结到来了……

第三十九章 547

马明堂来不及躲避了，他以最快的速度，抽出战刀，回手凌空劈下，就听“咔嚓”一声，王八盒子掉到一边，一只手腕也被齐整整的剁下来。

第四十章 567

郑心清又是一笑，她卧薪尝胆，忍辱负重，就为了这一天，目的已经达到，无需再隐匿下去，她如同讲述一段故事，娓娓地向次郎道来。

尾声 591

每当仰望夜空，看到闪烁的星斗，那一定是英灵在天……

第二十一章

北山庙会事件，罗排长被日本人枪毙，另九个士兵，抓到宪兵队，从此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后来听说，有两人在宪兵队被活活打死，其余七个人，被送到外地关东军一个军事设施，当苦力，不用说，最后也是个死。

这事儿很快传遍了整个满军，效果有两种，一是使得满军士兵更加仇视日本人，二是更多的满军士兵，从此后，见到日本人更加噤若寒蝉。

郑永清所受的打击难以用语言描述，好长时间，眼前总浮现罗排长饮弹毙命的场面，还有那九个不知下落的士兵。活生生十条性命，只因与日本人打了一架，还是因为执行公务，竟遭如此凄惨的下场，天啊，这个满洲国还有什么公理？他病了，轻度发烧，伴有咳嗽，妻子请来中医，说他是气火攻心，忧郁所致。他告假在家，倒不是逃避，也不是顾及什么脸面，只是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他打发人给罗排长在乡下的家里送去一些钱，这时候他才知道，罗排长还没结婚，父母靠儿子的饷金养活。而那九名士兵，没有最后消息，也不敢告之他们的家属。

马明玉天天陪伴着丈夫，以前丈夫忙，两人说话时间都少，现在守着丈夫，她觉得挺高兴，她又提及丈夫退役的事儿，不当那个受气团长，在家过清静的日子。丈夫没表态，看来丈夫动心了。

山田来了，笑容可掬，还拎着点心，躬身对郑永清说，那日在东大营实在失礼，他为此向郑永清郑重道歉，他说他那么做，是在执行命令，同为军人，恳请郑永清理解。他劝郑永清安心养病，但他又说护卫团离不开郑永清，希望郑永清早日康复，回到岗位，他将一如既往，倾力相助。

郑永清猜想得出，山田是受酒井委派，催促他回去，也就在山田登门一瞬间，他意识到不可能如妻子所说，隐居家中。因为他知道，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，日本人不想放弃他，那他就不可能有主动退出的权力。

郑廷贵对儿子倒显得比以往灵活了，他既不说，也不责备，不过，他说做大事的人，

首先要能屈能伸，还说皇上现在都屈尊执政，小小臣民计较什么，嘿，郑永清问父亲不想着大清了？不想着皇上复位了？郑廷贵没提大清，但说到皇上，他说若见不到皇上复位，死不瞑目。可是皇上复位不能单靠皇上，做臣子的得尽臣子之力。他说这话不是劝儿子，也是在劝了。郑永清觉得父亲从来没有这么明白过。马明玉笑说，公公不喝酒，从来就没糊涂过。郑廷贵又说，他前几天看到酒井了，酒井让他转告郑永清，说满洲国百废待举，缺的就是郑永清这样人才。

郑永清喃喃地：“真不知这满洲国是谁的……”

郑廷贵正色地：“谁的？这还用说吗？咱们旗人的呗，咱总不能把这么大的满洲，扔给皇上一个人吧？”

郑永清在内心深处，对过去的皇上，现在的执政，并不崇尚，自然也就不热衷恢复什么帝制，只是希望执政或皇上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不被日本人控制，掌握实权，治理好这个满洲国，若说求得个太平盛世是奢想，起码也不让军人或百姓忍辱偷生啊！

郑廷贵所思所想，所作所为，只有皇上，所以与儿子有时也是谈不拢。

郑永清问妻子，岳父对他的事儿是怎么看的。马明玉想了想，说父亲说郑永清是上船容易，下船难，别的什么也没说。郑永清暗叹岳父对世间上的事儿，比阿玛看得清，他确实有这个感觉。

这天，熙洽的副官来了，把郑永清接到大老徐家，还是几个小菜，两个酒杯。能在这种地方与熙洽对饮的人不多，尤其现在的熙洽，财政总长，开国元勋。郑永清内心真的好个感动，他想到士为知己而死的古训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报熙洽知遇之恩，他也该忍辱负重。

熙洽酒没开喝，就指责：“你小子没多大出息，不就十个当兵的吗？没就没了呗？值得你这么垂头丧气，在家泡蘑菇吗？”

郑永清想说说罗排长的冤情，又一想，现在说来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

熙洽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你是没打过大仗啊，老东北军哪次进关，大炮一响，不死成千上万的人啊！心慈带不了兵，这话你琢磨去吧！”

郑永清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罗排长无缘无故死在日本人枪下，与战场阵亡是两回事儿啊！

熙洽说，他也觉得酒井做得有些过分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目前，皇上不也得看日本人脸色行事吗？他说到这儿，放低声音，说他在新京常去皇上身边，看到皇上周围都是日本人，他想跟皇上说个贴心话，都不敢说，那心里该是什么滋味？

郑永清犹豫着，思索着，还是提出心中的疑问：“老长官，我斗胆的问一句，这满洲国到底是谁的呀？”

熙洽没有正面回答，感慨地：“永清啊，别说你一个小小团长，我都没退路了，皇上也

没退路了，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下去了。”

郑永清心想，这满洲国刚成立，熙洽就这么悲观，今后还有什么奔头啊！

熙洽：“啥也别说了，咱们都是旗人，只有忠心保着皇上吧，我也寻思好了，只要有皇上，咱们大清就有一线希望，至于日本人……一年后看吧，要是日本人说话算话，皇上能复位，咱们还有前程，不然的话……”

郑永清对皇上复位的盼望，没有熙洽和父亲那么强烈，但现在看来，皇上复不复位，还真关乎他自身的利益了。

熙洽开始言归正传了：“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卧薪尝胆那句话吧？日本人现在不是利用咱们吗？咱们反过来也利用他们，所以，军队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，别看现在日本派了指导员，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，要想控制住队伍，没有咱们不行，你也知道，关键时刻，士兵听谁的？还不是得听咱们的。”

郑永清承认熙洽说得有道理，可是就怕将来……

熙洽似乎看出郑永清心思：“永清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眼下，你必须替我掌握好你的护卫团，你也知道这个团的实力，四个满员营，一个机炮营，一个骑兵连，还有工兵连，武器配备也都是精良的，好家伙，拉出去，敢跟一个旅较量，吉兴说过阵子想提拔你到别的旅，当旅长，我没同意，他是想……”

郑永清等待熙洽下文，熙洽却不说了。

熙洽不可能什么话都对郑永清讲，他在东北军时，左右逢源，取得张作相的信任，足说明他是个老狐狸，他故意把话说一半留一半，就是想让郑永清对吉兴有所防备，他好分别控制之，这是因为他内心对吉兴已有所不满。吉兴虽是他亲信，近来却与酒井走得特别近，熙洽知道吉兴想当省长，所以才背着他与酒井眉来眼去，唉！想起来，现在像吉兴这样的人太多了，大概是这些人似乎看出满洲国并不是满人的，所以都明里暗里地向日本人献媚，这让熙洽心中好不痛快。

郑永清本就有父亲愚忠的遗传因素，听过熙洽推心置腹谈吐，激动地表示，明天就回护卫团，而且一定把护卫团牢牢地握在手中，随时听从熙洽的调遣。

熙洽就想听到这样的许诺，高兴地连喝了好几杯，郑永清不善酒量，尽力相陪。

大老徐进来了，放下盘热菜，顺势坐在桌边，冲熙洽使个眼色。

熙洽：“你别挤眉弄眼的，永清也不是外人，有话，你自个跟他说！”

大老徐嗔怪地：“你看这说话的，我寻思你们说正事呢，我插嘴能好吗！”

郑永清以前来这里，对大老徐的称谓就支支吾吾，不知喊什么贴切：

“太太……”

大老徐性情也是极爽快：“哎哟，你别这么称呼，他老熙家门坎高，我当不上他的太太，也当不上姨太太，咱们个论个的，我比你岁数大，你喊我姐，我叫你大兄弟。”

郑永清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这……这能好吗？”

大老徐：“你们官场上人，讲究就是多，听我的，叫大姐。”

熙洽：“这娘们儿，嘴比刀子都厉害，跟永清你就别绕弯子，有啥话说吧！”

郑永清：“大……大姐，你有事儿就吩咐……”

大老徐：“也没啥大事儿，我……我是说你媳妇当过我妹子的先生，她俩现在走得也近，我想求你媳妇……”

郑永清：“大姐说的是兰香？”

熙洽：“我这个小姨子，让人操老心了，一条道跑到黑，死犟死犟的，到现在还惦记你那个大舅哥呢！”

郑永清：“不会吧？”

大老徐：“唉！大兄弟啊，你兴许也听说了，兰香还真看上你大舅哥了，要是没有满洲国，你大舅哥还在吉林，他们俩儿……可现在，你大舅哥连个信儿都没有，我妹子兰香也老大不小了，不能这么等下去呀！”

熙洽：“现在马明金在关东军都挂号了，能不能活着回来，还是两回事儿呢，再说，就是回来，也不能让兰香嫁给他了。”

郑永清：“噢，我明白了，大姐是让我媳妇劝劝兰香……”

大老徐点点头，但又叮嘱一定要婉转劝说，她说她是背着妹妹向郑永清求助，妹妹知道会不高兴的。熙洽说大老徐太惯纵妹妹了，大老徐没有辩解，熙洽常这么说，她听惯了，也不在意了。

郑永清答应下来，当晚回到家，刚对妻子提起这个话头，妻子一口回绝，说这事儿她做不来，并把丈夫好个埋怨。

“亏你能说得出口，兰香是你能劝得了的吗？”

郑永清：“我是寻思咱哥到现在都没个准信儿，人家兰香也到了出阁年龄，咱们这么拖着人家……”

马明玉不悦地：“这跟熙洽喝回酒，学会说话了，我问你，谁拖着兰香了？她和我哥定亲了，还是我们家给她家过小礼了？”

郑永清忙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当然了，我也希望咱哥能把兰香娶进门，可是眼下咱哥……”

马明玉：“你说这话是啥意思？是咒我哥……”

郑永清忙说：“你别误会，我是说咱哥说不准啥时候能回来，真等上几年，兰香姑娘……我是担心兰香……”

马明玉：“你这么担心兰香，你去跟兰香说呀！”

郑永清：“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跟兰香说不上话，就是能说，我也不能胳膊肘儿往外

拐呀，我不想咱哥娶个好媳妇啊？”

马明玉：“口是心非，那你还让我……”

郑永清：“我是受人之托，所以……其实我也怕夜长梦多，兰香她……”

马明玉：“你呀，你，你是一点都不懂姑娘的心啊，哼，你说我当初咋就看上你了，像个榆木疙瘩似的。”

郑永清嘿嘿地笑了：“那你也不也嫁过来了，现在后悔了？”

马明玉嗔笑地打了丈夫一下。两人说过几句话，郑永清又提起徐兰香，不过，他不是求妻子去劝说徐兰香，而是让妻子探问下徐兰香，对自己的婚事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他知道徐兰香曾在大舅哥与李子安之间，作出选择，但目前的状况是，大舅哥已是未知，李子安却又出现在徐兰香面前，且还升为团长。

郑永清：“我总得给兰香的姐姐回个话吧？”

马明玉：“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让兰香嫁给李子安？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”

郑永清：“你听哪儿去了，我是想知道兰香到底咋个想法……”

马明玉见丈夫这么说，便把她与徐兰香说的私房话，讲给丈夫听。

去年，徐兰香在龙潭山后草地上，向所爱之人，做出大胆举动，不想被马明金言语所伤，好个生气。几天后，没等马明金向她道歉，她先在心里原谅了马明金，只是姑娘家小性子，盼着马明金主动找她，赔个笑脸。万没想到，恰在这时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至此，两人天各一方，别说见面，连句话都没说上。开始，她以为马明金用不多久就会回来，后来，很多人都归顺了，马明金却越走越远，音信皆无。她的心由思念变成自责，最后竟是悔恨。自责不该耍脾气，悔恨当初，自己没有对马明金彻底表明心迹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是的，她也曾坚信两人会有重新见面的时候，但同时她也知道很可能连重逢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战争意味着血肉搏杀，而搏杀起来……她不敢想，又不能不想，每每想起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化为泪水……

“兰香：你托永清带来的信，吾还没来得及看，之所以没看，是想在未看你信之前，直言相告。时局瞬变，战火纷起，倭寇已步步逼来，吾为军人，将义无反顾与倭寇周旋于沙场，战火无情，子弹无眼，为不累及于你，吾将情感深埋于心中，也盼你从此忘却一切，开始你新的生活。你年轻貌美，定会寻到属于你的幸福。将来吾无论苟活于人世，或长眠于地下，我都真诚的祝福你。对了，龙潭山后，脱口之言，确无伤害令姐之意，但在此还是应向你道歉。时间紧迫，匆匆笔就。再见！马明金”。

这是郑永清去乌拉街说服马明金，带回来的信，当时，徐兰香满怀热忱，以为马明金会通过信中火辣辣语言，表述出火辣辣的情感，没想竟是一封变相的绝情书，她看过，失声痛哭。连着数天，茶饭不思。姐姐吓坏了，问她话她也不说，就是啼哭不止。弄得姐姐也陪着哭天抹泪。再后来，她整个人都变了，人瘦了一圈不说，以往姑娘鲜活的灵气也不见

了。姐姐经心照顾着，知道妹妹这是对马明金的痴迷所致，又不敢多问，怕触及妹妹的伤痛。

马明玉每次见到徐兰香，都劝慰一番，但她的话更增加徐兰香的感伤，她说马明玉是马明金的妹妹，她见到马明玉就像见到马明金。这话让马明玉落泪、感动。她知道丈夫给徐兰香捎回了哥哥的信，她曾变着法儿问徐兰香，哥哥在信中说了些什么。可每次，徐兰香都轻描淡写说没写什么。这个姑娘，没把信中内容告诉任何人，其隐瞒的目的，就是她自始至终没把这封信当成绝情书，尽管她把信中的话，背得滚瓜烂熟。以她后来对信中的细致解读，她认为字里行间，掩饰不住马明金对她的眷恋情感。

郑永清听到这儿，明白妻子说为什么劝不了徐兰香，他说他没想到徐兰香是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姑娘，从此，对徐兰香更加的敬重。

徐兰香现在经常来郑家，有时也随马明玉去马家大院，她把马明玉当成亲人，与马明玉无话不说。到了马家，把自己看成是马家的儿媳，与未来的公公话不多，见到明金娘，嘘寒问暖，端茶倒水，没有一点姑娘的矫揉造作，乐得明金娘直夸兰香好，只是夸过之后，想起大儿子，禁不住擦抹眼泪，这时候，徐兰香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。她和马明玉商量好了，不能在明金娘面前提马明金，就是明金娘提起了，她也赶忙岔开话，免得明金娘伤心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徐兰香的心情逐渐开朗起来，但也只限与马明玉在一起的时候，尤其说起马明金，她憧憬多于悲伤。有一天，她不知从哪儿看到一副对联，记下来，在马明玉面前念道：

“十八年古井无波，为从来烈妇贞媛，别开生面；千余岁寒窑向日，看此处曲江流水，想见冰心。”

马明玉一怔：“这说的是王宝钏啊，你不会想做王宝钏吧？”

徐兰香坚定地地点头：“我不信王宝钏寒窑苦守十八年，等回了薛平贵，我就等不回明金哥？”

马明玉抛开哥哥，单就女性之心，她不能不佩服徐兰香对爱情的执著，这也是她与徐兰香越发亲近的原因，她常想，要是没有日本人，哥哥与徐兰香，该是多么幸福的一对。

徐兰香见马明玉没言语，问道：“你不相信我？”

马明玉忙说：“相信，当然相信，可是……这出戏你看过吗？”

徐兰香：“没有，不过，我知道王宝钏为等丈夫，十八年守身如玉。”

马明玉想了想说：“你不应该做王宝钏。”

徐兰香：“为啥？”

马明玉说，她知道这个故事，看似喜剧，实为悲剧，王宝钏苦等十八年，把薛平贵等

回来了，可是此时的薛平贵已有了两房妻子，而且王宝钏被接入薛府，只过十八天的幸福生活，病逝了，她说她不希望徐兰香有这样的结局，当然，也不希望哥哥十八年后才能回到家中。

徐兰香：“噢，是这样啊，那我……我不当王宝钏，我学王宝钏还行吧？”

马明玉笑说：“你不是王宝钏，我哥哥也不是薛平贵，不过，你想过吗，要是等到十八年后，你当上我们马家的媳妇，有多大岁数了吗？”

徐兰香：“三十多岁呗，咋的，明金哥不会嫌我岁数大，不要我吧？”

马明玉忙说：“不会，不会，那时我哥都快五十岁了，相比之下，你还是个小媳妇，我说的是你……”

徐兰香脑子来得快，嘴也快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说我岁数大了，能不能生孩子吧？没事儿，我肯定能生，我都想好了，一连气生他几个……”

马明玉哈哈大笑，点指着：“你还是个姑娘，就说这话，好不害羞。”

徐兰香才意识到自己说些什么，脸腾地红了，笑着扑到马明玉的身上……

两个笑过，马明玉想起哥哥与徐兰香常出双入对，有时，只有两人在哥哥房中，会不会……她附徐兰香耳边，悄声地询问。

徐兰香不解地：“你说啥？啥在一起？”

马明玉吃吃地笑着：“生孩子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这在一起指的是啥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徐兰香明白了，脸又红起来：“你咋跟我姐姐似的，我姐姐就这么问过……”

大老徐见妹妹这么想念着马明金，以为妹妹已委身于马明金了，她对妹妹说，她是过来的人，妹妹真那么做了，她也不会怪责妹妹的，待妹妹听懂了她的话，说她与马明金是清白的，大老徐就更弄不明白，马明金用什么方法，把妹妹的魂都勾走了。

徐兰香见马明玉不无疑惑地看着她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好后悔……”

马明玉：“后悔？”

徐兰香：“是啊，我可不后悔咋的，我要是真跟明金哥那个了，或许就能拴住他，也不会像现在，只能在梦中相见。”

马明玉抱过徐兰香，哽咽无语，她见过痴情的女人，都是在书中，她怎么也想象不到，现实中，一个姑娘家，竟不顾羞怯，说出这样的话，徐兰香对哥哥如此一往情深，这真是哥哥，不，是马家的福气。

徐兰香还在军需处，日本人来后，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她讨厌日本人，除了朴素的直觉以外，更主要的原因，就是钟情于马明金，要是日本人不占领吉林，马明金能离开她吗，所以她恨日本人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她干脆连到军需处点卯都不去了。

军需处新来个副处长，是日本人，瞎了一只眼，大伙儿背地都叫他瞎处长，据说是在进攻沈阳时，被打伤的，得了一枚勋章，自以为功勋卓著，来到军需处飞扬跋扈，把满军处

长欺负得躲他如耗子见猫似的。对下属也是恶眉瞪眼，恶语相加，但他见到徐兰香，却十分和蔼，那只尚好的眼睛放出异彩和亮光。可能她也知道徐兰香有些背景，不好过于放肆，为讨得徐兰香好感，经常向徐兰香谄媚。

徐兰香虽看出瞎处长不安好心，她并不害怕，时常在众人面前耍戏瞎处长，记得有一次处里会餐，瞎处长喝点酒，凑到徐兰香面前，用生硬的中国话，夸赞徐兰香是满洲最漂亮的姑娘。徐兰香笑嘻嘻地问瞎处长，眼睛是怎么瞎的。瞎处长找到显示自己的机会，吹嘘他在战场上如何的英勇，眼睛中弹，还向前冲锋。因战功卓著，被提升为副处长。他以为美女爱英雄，其经历会获得徐兰香的好感。徐兰香认真而又不无遗憾地对瞎处长说，要是两只眼睛都被打瞎就好了。瞎处长不解地问什么？徐兰香说那样就可以提升为正处长。人们听到这儿，哄堂大笑。瞎处长不明白众人为什么笑，也随着讪笑。徐兰香没想到，她这番逗笑，给瞎处长一个错觉。这天，徐兰香去瞎处长办公室送文件，返身要走，瞎处长关上门，横在徐兰香面前，用手指点点自己，又点指下徐兰香，连比划带说：

“我的知道，你的喜欢我，我的喜欢你……”

徐兰香一愣，禁不住的笑起来：“你说啥？我喜欢你？你……你可真敢寻思啊！”

瞎处长：“日满亲善，我们朋友的新交……”

徐兰香敛住笑，说话也够直率：“朋友？我从来不跟你们日本人交朋友。”

瞎处长听不太懂，但看出徐兰香的拒绝，他有些急了，竟做出个拥抱的姿势：

“我的处长的功臣，我的喜欢你，我们这个的，你的明白？”

徐兰香身子下意识向后躲了一下，脸红了，不是羞赧，而是觉得受到羞辱，但她还是很镇定，反唇相讥：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，我想告诉你，想跟我好的人多了，两只眼睛都没排上，你一只眼睛，就做梦去吧！”

瞎处长脸色变了，他看清楚，也听清楚了，他在徐兰香心中根本就没有一点地位。他见徐兰香要走，伸手拦住。

徐兰香：“你想干啥？”

瞎处长看着徐兰香高耸的胸部，红嫩的脸蛋，这是早就牢印在他脑海中的，他和所有日本人一样，骨子里看不起满洲人，只因徐兰香太漂亮了，又同在一个处里，他想先掳取徐兰香的芳心，而后再占有其身体，那似乎更有一番味道，现在看来，他的“文明”之举行不通，那么他就不想再掩饰野兽的本性，决意用日本军人强硬的手段，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想到这儿，他的独眼闪出凶光，狞笑着，逼上来。

徐兰香伸手要拔枪，她可不管什么日本人，谁敢玷污她，她就敢开枪。

瞎处长出手还是很快地，一把按住徐兰香的手，没等徐兰香抽出枪，已将徐兰香扑倒在地板上，叉开双腿，骑在徐兰香的身上，扯开徐兰香的胸襟，当隐约看到白白的乳

房，他浑身燥热，血液也加快的流动，就在他俯下身，张开嘴，欲啃徐兰香时，徐兰香猛地一扬头，照瞎处长的面门，狠狠撞去。瞎处长顿时鼻子和嘴流出血，徐兰香趁机抽出拳头，照瞎处长的独眼，狠狠一击。疼得瞎处长尖叫着，身子仰面倒下。

徐兰香滚爬起来，喘着粗气，即便在这最危急的时候，她也没一丝的惧怕，她之所以有这个胆量，应该说自小与姐姐在一起的经历有关。

瞎处长没料到会遭受如此激烈的反抗，嚎叫着想站起来，那只尚还没瞎透的独眼，红肿起来，直冒金星，好一会儿，当稍看清周围，已不见徐兰香的踪影儿。

军需处的人都知道瞎处长被徐兰香打个乌眼青，暗自称快，瞎处长脸上带伤，躲在办公室好几天没出来。

事后，徐兰香向马明玉讲述时，痛快地哈哈大笑。

马明玉后怕，不过，听徐兰香骂瞎处长：两只眼睛都没排上，你一只眼睛，做梦去吧！她也哈哈大笑。她知道徐兰香性格挺烈，没想到竟这么泼辣。

徐兰香恨意难消地说：“日本人真是可恶，不怪明金哥带领队伍打他们。”

马明玉：“这话只能在家里说，出外可别乱说啊，传到日本宪兵队，事儿就大了。”

徐兰香点头，思忖着：“姐……”

马明玉笑问：“你喊我啥？你喊我好几次了，我都没说啥……”

徐兰香：“我……我喊你姐不对吗？噢，还是喊老师？喊老师显得有点太远了。”

马明玉：“我不是非让你喊我老师，我是说，将来你嫁给我哥，我就该喊你点啥了。”

徐兰香笑了：“那不还没嫁吗，我……我还是喊你姐吧！”

马明玉：“就怕到时候改不过口了。”

徐兰香连声地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……姐，我总弄不太明白，现在是满洲国，执政是原来清朝的皇上，该是你们满族人当家，咋非得听日本人的呢？”

马明玉：“日本是占领者，现在的执政，也就是溥仪，是他们从关内请回来的，所以就听得听他们的。”

徐兰香对日本人没有好感，觉得讨厌，没有更深刻的认识，对现在日满混合一体的政权，认知不清，听了马明玉的解释，她还是似懂非懂。

马明玉：“占领者就是强权者，顺从者是奴仆，不顺从的当然要反抗……”

“明金哥带兵反抗，就是不肯当奴仆，对吧？还有，明金哥不是旗人，所以不愿意跟日本人合作，而郑团长在旗，所以就……”徐兰香按照自己的理解，往下推断着，说到这儿，又觉得不大对头，停住口。

马明玉笑说：“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，我还不是旗人呢！”

徐兰香：“那你不是嫁给旗人了吗！”

马明玉想找出更多的理由说服徐兰香，但凭心而论，她也说不透彻。现在的报纸，满

篇宣传的都是日满一家亲，起初也想过，要真日满一家了，天下太平，也挺好的。可事实上，日满一家，变成日本人当家，而且还骑在满人头上。这使她和很多满人，越来越看清日本人的丑恶嘴脸。

徐兰香喊马明玉为姐，其实还把马明玉当成老师，有不明事情，一个劲地问：

“姐，大清朝皇上是不是跟日本国有亲戚啊，不然的话，现在的执政咋跟日本人穿一条连裆裤？”

马明玉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讲起三十多年前，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儿，英、法、德、俄、美、意、奥、日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军，日本出兵的人数最多，也是日本人把清朝打得最狠，她问徐兰香，日本要是与清朝是亲戚，他们能这么做吗？

徐兰香：“姐，你听谁说的呀？”

马明玉：“这是历史，清国纪事那本书，写得可详细了，我这么说，你应该知道日本和现在执政是啥关系了吧？”

徐兰香笑说：“我看明白了，这执政是个贱皮子，日本人越打，他越舒服。”

马明玉也笑了：“咒骂执政要杀头的，这可不比你打那个瞎处长，对了，以后瞎处长会不会找你的麻烦啊？”

徐兰香：“我都敢打他，我还怕他啥？我也想好了，不想在军需处干了，整天看日本人的脸子，还不如天天上你家来……”

马明玉：“行啊，我管吃管住，还管你零花钱。”

徐兰香拳打瞎处长的事儿，熙洽也听说，他知道徐兰香的脾气，不好当面指责徐兰香，以他财政部总长身份，与姘头的妹妹斗嘴，似乎有点不合适，但他又怕徐兰香惹出更大是非，让大老徐劝劝徐兰香，还说现在的公署比不得以前，都是日本人掌权，徐兰香最好别去那个混乱的地方，后听说徐兰香已不再上班，他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催促大老徐尽快给徐兰香找个婆家。他又提起李子安，说李子安还痴情地等待着徐兰香。

大老徐愁眉苦脸地说，她何尝不希望妹妹嫁给李子安，可妹妹不同意，她不能强迫啊！再说了，强迫妹妹，她也于心不忍。

熙洽：“我知道她还在等那个姓马的，哼，让她等吧，等姓马的脑袋掉了，我看她的脑袋也难保住。”

大老徐眼睛一翻：“你说的这叫啥话呀？我妹子不还没嫁给老马家吗，就是嫁了，打盆说盆，打罐论罐，马明金反日本人，该妹妹啥事儿？”

熙洽：“你就护着她吧，等护出事儿，你就直眼儿了。”

大老徐不再争执了，她也知道熙洽的话有几分道理。但如何能劝通妹妹，她确实很头疼，她曾托拜过郑永清，未见回话，不用问，肯定没结果。她想不通妹妹为什么这么恋着马明金，一度以为妹妹失身于马明金，妹妹否认，她细致观察，也觉得不是。她在妹妹心

情稍好时，提示妹妹的年龄，妹妹似乎知道她暗示什么，嬉笑说一辈子不出嫁，陪伴着姐姐。大老徐哭笑不得，趁机劝妹妹不要再等马明金，另选他人，妹妹脸一下变了，说姐姐嫌弃她了，要把她推出家门。妹妹说这话时，可能又想起伤心的事儿，想起了马明金，落下眼泪。这个妹妹呀，在外面泼的像个假小子，很少掉泪。在姐姐面前，常常这样，可能与她自小没有父母，过于依赖姐姐，所以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。大老徐最见不得妹妹的眼泪，一看见妹妹哭，她就手足无措。唉！为了这个妹妹，她是费尽心血，绞尽脑汁……

这天，徐兰香准备要出门，听院子里有动静，透过玻璃窗往外一看，愣住了，是李子安在与姐姐说话，她以为李子安是来找熙洽，又一想，熙洽几天前去了新京，李子安不会不知道，再说，即使熙洽在这儿，他也不该来啊！蓦地，她想到姐姐这些天，不断地提李子安，她明白了，李子安是姐姐约来的。

七月，天气闷热，院墙边有棵大树，刚好遮住阳光。

大老徐礼让李子安在阴凉的石桌旁坐下，示意朱婢给端来茶，她来到妹妹的屋里，让妹妹出去陪李子安说说话。

徐兰香没好气地：“姐，你到底想干啥，你说。”

大老徐：“姐把人家约来了，你连个话都不说，你让姐姐的脸往哪儿搁呀？”

徐兰香还想耍脾气，一看姐姐乞求的眼色，她心颤了一下，不忍再说什么了，随姐出去了，但若耍她做出笑脸，即便装，她都装不出来。

李子安站起来，冲徐兰香不自然地笑了笑，喊了声徐小姐。

徐兰香面无表情地：“来了，李团长。”

大老徐又与李子安搭讪几句，喊朱婢随她上街，客气地挽留李子安中午不要走，说已在饭馆订了菜，让徐兰香陪着李子安，她届时会赶回来的。徐兰香再想与姐姐说话，姐姐已不理她，与朱婢关上院门出去了。

小院只有徐兰香与李子安，两人都不说话，这一静下来，更显得有些尴尬。

李子安毕竟是个男人，还是个团长，若面对的不是徐兰香，而是其他女人，他是不会这么怯生生的：

“徐小姐，我……我前天去公署，听说你不在军需处了？”

徐兰香点点头，想当初，刚结识李子安，她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，只是后来心中有了马明金，加上李子安两次背叛马明金，她才不愿理睬他。

李子安：“准备另选个部门？”

徐兰香说她不想在公署干了，也就是说想脱离了满军，至于原因，她没有说，她与李子安好长时间没见面，已有些陌生，也就戒备，想起马明金的叮咛，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。

李子安：“是因为那个日本副处长，你把他打了……”